

笔会文粹 1996

感受 那片森林



文匯出版社

笔会文粹 1996

感受

那片森林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

登录号	99316
分类号	I267
种次号	180



200855137



00932745



文匯出版社

特约责任编辑：水渭亭
萧 宜
责任编辑：叶义辉
封面装帧：陶雪华

感受那片森林
——笔会文粹 1996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

文汇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竞成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000
印数：1-5000 印张：18

ISBN7-80531-436-5 / I·31

定价：28.00 元

目 录

巴 金	致冰心.....	1
何满子	杂文的逻辑扣杀力.....	3
张海迪	死是美丽的.....	5
潘 虹	极限和希望.....	9
季羨林	一个老留学生的话	11
叶君健	当年搞创作	15
虞 丹	扫垃圾	18
舒 婷	高徒未必有名师	20
王朝闻	乱套顺套	23
艾 芜	病中随想录	26
崔向华	舒同与毛泽东	29
舒 芜	压岁文	35
张 炜	存在的执拗	38
黄永玉	欧游画眼	41
冯日乾	呜呼,“极少数”.....	48
叶 冈	中国漫画的早期珍贵文献	51
黄 裳	第三条道路	54
张中行	致笔会	58

叶稚珊	廊桥无梦	60
刘 金	“廉以养刚”说发凡	63
贾平凹	圖山	66
葛剑雄	超越死亡	70
洁 泯	夜读走笔	74
王元化	新春絮语	78
冯亦代	怀念引路人	82
赵鑫珊	艺术家应靠拢科学	86
柯 灵	艺苑春秋	89
唐金海	真为骨,美为神.....	93
成方圆	我与摄影	97
金克木	故事和人.....	100
朱 定	荒漠绝唱.....	103
阿 城	闲话闲说.....	106
曾 卓	雪峰的评语.....	114
杨 苡	解脱了的哈姆雷特.....	117
郁 风	“我爱平凡的人们”.....	122
黄宗英	以生命偿付大自然.....	126
章克标	杂文无姓.....	131
严 秀	也谈姓氏问题.....	132
史中兴	行家里手之间.....	135
刘心武	窗含与门泊.....	137
吴祖光	勾魂夺魄 惹意牵情.....	140
陈思和	朱东润先生.....	147
朱 正	两副寿联.....	151
芮乃伟	心愿.....	153

资中筠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	155
林斤澜	风筝·····	159
赵 青	爱的禁果·····	162
朱健国	也谈“小女人散文”·····	165
马 莉	“小女人”辩·····	168
张汝伦	数字时代·····	171
黄宗江	我记忆中的石挥和蓝马·····	174
黄苗子	梨花小院怀人·····	181
舒 巧	恍惚·····	184
张 锲	咬定青山不放松·····	187
冰 夫	大雁飞往何方·····	192
谢稚柳	旧梦重温·····	198
唐 弢	铁血男儿·····	200
鲁彦周	提气·····	205
牧 惠	释“秀”·····	209
范敬宜	穆青的幸福·····	211
茅 盾	书简·····	216
吴小如	登龙新术·····	221
龙应台	一株湖北的竹子·····	224
唐振常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228
舒 展	论“马马虎虎”·····	233
夏志清	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	236
柳鸣九	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	241
舒 诤	俞樾、孙诒让与冒广生 ·····	245
钱学森	哲学·建筑·民主·····	248
杨 子	为章明的杂文补充一例·····	253

钱仲联	谈旧体诗·····	255
李国文	说三道四·····	258
徐开垒	《笔会》副刊五十年·····	262
蒋子龙	名牌的流失·····	267
冯世则	国货,爱人以自爱·····	271
久保玛萨	我和中国的蓝印花布·····	275
肖复兴	死与净化·····	279
夏衍	无题·····	282
李济生	任何梦,都会醒的·····	284
曾敏之	望云楼随笔·····	286
丹晨	祈求·····	289
季季	麻雀的挽歌·····	293
张长	说忘·····	296
范泉	中国近代文学·····	299
张抗抗	文汇旧缘·····	302
林佩芬	管弦记余·····	305
贾植芳	暮年杂笔·····	310
李伦新	走近契诃夫·····	313
王世襄	五十年前书画缘·····	316
魏明伦	饭店铭·····	319
徐迟	蓬皮杜文化中心和它的一个圆·····	321
孙见喜	村味·····	323
范瑞娟	师恩难忘·····	325
张瑞芳	江村和《北京人》·····	328
聂鑫森	遥望草苇垞·····	334
竹林	我的恩师韦君宜·····	340

程乃珊	上海的“四九”和香港的“九七”……	346
吴长华	女儿心中的母亲……	358
王周生	好一朵茉莉花……	363
应红	感受那片森林……	367
周明	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地方……	371
袁鹰	膝上黄狸一世情……	374
朱鸿	海瑞之墓……	377
冯骥才	天一阁观画记……	379
罗工柳	悼念古元……	383
钟叔河	友人的诗……	387
全一毛	旧闻新义……	389
陈丹燕	心得……	391
郑荣来	不熄的燃烧……	394
李辉	纪实,还是编造? ……	397
冯兰瑞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406
中杰英	要饭大爷……	410
莫小米	接受苦难……	413
李黎	最后的犹大……	415
蔡振华	遥忆当年……	417
吴中杰	鲁迅风骨……	421
沙飞	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	426
周玉明	一首好歌影响一代人……	428
高低	文坛的“托儿”……	436
於梨华	三相逢……	439
范伯群	历史的误导……	443
范用	相约在书店……	447

吴冠中	吴大羽现象.....	451
蒋 巍	为了中国粮食的未来.....	456
赵瑞蕻	追思旧谊.....	464
沙叶新	尊严.....	470
董鼎山	文学大师萨特传奇.....	485
陆 灏	我为纪青送饭.....	488
王 蒙	感受昨天.....	492
潘向黎	不采蘋花即自由.....	499
叶文玲	听水.....	502
席慕蓉	嘉丝勒.....	505
张驭祥	手足情深.....	508
木 人	领导干部要说自己的话.....	514
周均美	亲情.....	517
萧 乾	余墨三章.....	521
徐城北	桂花树下.....	525
沃兴华	我看张大千.....	528
宗 璞	人老燕园.....	532
张光年	西湖夜游会巴金.....	537
喻丽清	寻找东堂子胡同.....	542
冯英子	奇文共赏.....	547
曹 禺	《和天使一起飞翔》序.....	550
万 方	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爸爸.....	552
侯御之	愿河山如画.....	557
杨 澜	孕育生命.....	559
萧关鸿	编后.....	565

致冰心

巴 金

冰心大姊：

来杭州以前就准备今年十月四日从西湖给您发个电报，只有几个字：祝您生日快乐。一句极平常的话，说明我真实的感情，这多好！可是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通电话，没有想到五日那天您到医院里躲生去了。不能让您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能听到您那有风趣的讲话，不用说，有点失望，但也可以说抱着更大的希望：明年想个办法给您拜生、给您祝寿吧。

我常说身体一年比一年差，这是真话，不过我看也有反过来的时候。的确最近手又不抖了，自己感觉精神良好，乐观起来，常常做同您见面的梦。

祝

生日快乐

巴 金

九四年十月八日

问候吴青、陈恕和您全家。

二

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获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巴 金

95.8.5(注)

注：《冰心全集》出版时，巴金致辞。

(刊于 1.4)

杂文的逻辑扣杀力

何满子

杂文被鲁迅称为“感应的神经，攻防的手足”。前一句喻杂文对有害事物的反应之敏捷；后一句喻其战斗性。有攻有防，就必然有其架式招数，才能直薄时弊，切中要害。即使是肯定、歌赞某事，大抵也须以揭示该否定该贬斥的现象来衬现，才不致单调寂寞；才能正反回护，动人视听。

杂文和其他的艺术文体之用形象诉述情事以感人不同，主要藉精警的美文语言说理，依仗的是逻辑的扣杀力。反说正说，在逻辑构造上诸论总形成犄角，才能层层逼进，使物无遁形。这里所需要的是杂文作者对时弊的洞察力，不仅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更须把握时间脉搏所通向的历史的脉搏。时弊可由切身感受来认知，史弊则需要对现状和历史的关系有深切的理解，这就要靠丰富知识素养而来的独到的见解。正如范仲淹与西夏对垒时，西夏人称范仲淹“胸中有十万甲兵”。胸中拥有武库，才能运用各种刀枪剑戟，随宜攻防，立于不败。否则，倘只能抓住一点现象的表面，玩点机智，说点俏皮话，便只是花拳绣腿，底气不足。纵或能炫人于一时，但哪怕多少也说着了点时弊，也因切入不深，事

过境迁之后，便迅即失去生命力，从文体上说也很难成为美文再供读者把玩。多数杂文作者的“时弊”，恐怕就在于底气不足。

试看从鲁迅以来，写杂文能入品的，都不仅阅历深厚，而且都是学殖丰足，知古今通中外的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诚非虚语。当然有满肚子书也未必能写好杂文，但要写好杂文却必须有满肚子书作底子。倘若只是依仗聪明，在文字上要点花拳绣腿，指斥时弊也不会有多大的逻辑扣杀力；或则青筋暴露，行而不远，顶多只是寻常的时评或小议论，于杂文艺术尚有何焉。

杂文艺术的美学机制，我看大概就在于蕴藏在美文语言中的逻辑的扣杀力。

（刊于 1.8）

死是美丽的

张海迪

死是美丽的。

我写下这个题目天正下着秋天的雨。

我第一次觉得死是美丽的就是一个下着秋天的雨的日子。

那时我约摸五岁半，住在医院里。那时我几乎长年住医院。住在儿童病房，等着我的腿好起来，等着回到市委保育院大班那样快乐的孩子们中间去，在那里真有说不出的快乐，我可以尽情地跑，尽情地跳，尽情欢呼，也尽情地调皮捣蛋。

那天我住进了白色的病房里，四周静极了，屋里只有两张带铁栏的儿童病床。虽然医生说我的病情很严重，可在这里，我算病得最轻的。我还能坐着，从铁栏里向外张望，观望屋里也观望窗外。我还能说话，只要有护士阿姨，我就会不停地，不停地问：“阿姨，我什么时候好？阿姨，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阿姨……”如果几个穿白衣、戴白帽、脸上遮着大口罩的阿姨凑在一起，她们便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精神？再住下去真得憋出病来。她没有一会儿安静。”

的确，我没有一会儿安静。我坐在病床上玩腻了所有能摸得

到的东西，实在没有东西玩了，我便拨开暖瓶盖，看着那一缕缕热气变幻着形状冒出来，飞升去。我曾期望对面床上的那个孩子跟我说话，跟我玩，可他却整天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发出轻轻的鼾声。他的头上缠满了白色的绷带，鼻子里插着一根细细的红色的小管子，手上脚上终日吊着盐水瓶。他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也不睁开眼，他的爸爸妈妈给他带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罐头、果子露，他还是不睁开眼，而那一一切都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垂涎欲滴，记得我们班里有个男孩子为了想吃一口罐头，故意在下雪天脱光上衣，飞跑到门口让冷风猛吹一下，回到床上很响地打喷嚏，好让自己感冒发烧打哆嗦，住进隔离室，等待吃罐头。

我的床头没有罐头，也没有果子露，我只是腿不能走路，我照样香喷喷地吃饭，可我羡慕那个孩子的罐头和果子露，于是我想叫醒他：“喂，喂，你醒醒，你还没有睡够吗？呸，你讨厌！”他叫也叫不醒，喊也喊不醒。我拿根小木棍轻轻捅捅他，轻轻敲敲他，为了能够着地，我差点儿从床上摔到地上。

我问护士阿姨，他为什么总是睡觉不理人？

阿姨说这个男孩子没长脑瘤之前又活泼又调皮，后来病重了，做完手术他累了，就睡着了，他正在做一个很长的梦。

他做什么梦？他梦见了什么？我不停地问。

阿姨说他梦见自己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去，那里是个很美的地方，等火车到站他就醒了。

于是我盼望男孩坐的火车快些开，快些到站，然后他睁开眼睛，然后他跟我说话，然后他让我尝尝他那些花花绿绿的罐头和紫红色的透明的果子露。再告诉我他所看见的一切。

我每天双臂伏在铁栏上，下巴颌懒懒地靠在胳膊上，等待他

醒来。男孩子很漂亮，圆圆的脸庞，翘鼻子，嘴巴微张着，有点儿像笑的样子，可以看见他像我一样掉了一颗大门牙。他没有睁过眼睛，我想他的眼睛一定又大又亮。每当看到他的黑黑的眼睫毛眨动，我就会高兴，我就会连连地叫他：“喂，喂，你看，你看，外面下雨啦，有一只蜻蜓飞来啦！”

有一天，很冷，天真地下起了雨，雨不大，发出均匀的淅沥声，屋里很昏暗，我很闷，想哭，伏在栏杆上不耐烦，就睡着了。

忽然我听到一阵忙乱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看见男孩子的床边围着一圈医生，他们悄声说话，摇头，无声地收起听诊器，无声地收起病历夹，又无声地走出去。护士阿姨拔去男孩子鼻子上的红管子，拔掉他手上的吊针，又用白色松软的毛巾为他擦脸。男孩儿的脸色变白了，更安静了，他的睫毛不再眨动。阿姨扯起白色床单将他全身盖严了。

为什么把他盖起来？我还等他醒来呢。我说。我不敢大声说，只是小声嘟囔，因为屋里的人都放低了声音说话。

后来，男孩儿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给他穿了崭新的蓝色有白杠的海军服，还把一顶后面有两根飘带的海军帽戴在他缠满白色绷带的头上。然后他们悄声哭泣，哭湿了手绢。他的妈妈噙泣着说他就喜欢这样的衣服。这时来了一辆带四个轮子的平车，人们把男孩儿抱上去，推他走了。我听到更伤心的抽泣声。

门关上了，男孩儿的床上空荡荡的，我的心里也空荡荡的。

过了一会儿，护士阿姨抱了一摞新的白床单进来了，她们很快就把男孩儿的床整理得干干净净。她们很静默地做着这一切。

我怯怯地问，阿姨，他怎么啦？他死了。死是什么？死就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坐火车吗？护士阿姨点点头。再也不回来了吗？护士阿姨依然点点头。我哭了。

一位阿姨过来搂着我的肩膀，摸着 我毛茸茸的头发。她说，你别哭，其实那里是很美的。

那天晚上，我总也睡不着，望着对面的床，已听不见男孩儿的轻轻的喘息，听不见氧气瓶咕噜噜的冒泡声，只有窗外细细长长的雨声。我呆呆地想着，恍惚看见那个男孩子睁开眼睛，扯下了头上的绷带，他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跑出去，去坐火车。长长的绿色的火车发出鸣叫，轰隆隆向前开，闪亮的车窗像幻灯片一样闪过。我想起自己去武汉爷爷家就坐过火车，车窗外面真的很美，有田野，有小河……

死，就是去很美的地方啊！

我的小小的心安静下来，就咽了，就睡着了。

（刊于 1.9）